

以《论语》智慧,探讨现代社会问题,诸如博爱、平等、自由、民主等,是一种有趣的思想实验。实验不同于实践。实践验证真理,是对是错,不容置疑;实验测试假设,或对或错,皆有意义。专栏之文,无“迷圣”之心,有试错之意,故名《孔门思想实验》。

—— 题记

孔子说,仁者,爱人。仁者之爱,不是爱,是恕。

爱一个人易,抽象地爱“人类”亦不难,难的是爱天下众人。不信,到火车站候车大厅看看或挤一下高峰时段地铁,那人山人海、摩肩接踵的景象,常会让人有“不能也,亦不愿也”之叹!

人间之爱,必有亲疏、远近、深浅,也必有不爱、厌恶、憎恨。

爱,虽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,却不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石。孔子说:“爱之欲其生,恶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又欲其死,是惑也!”

(《论语·颜渊 10》)孔子将“爱”归于“惑”,自有其深意。有个成语,叫“爱恨情仇”,也许可以道出其中缘由——有爱必有恨,情亦会生仇。恨仇之间,乱必生焉。

在孔子看来,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不是爱,而是恕——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进而言之,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也不是爱,而应是恕。就像任何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基于人性之善,而要

重要的,不是爱,是恕

钱宁

基于人性之恶一样,一个社会的规范也不应高挂于“爱”,而该筑基于“恕”。一个充满“爱”的世界,人人要有“奉献自己”的精神,过于理想;而一个以“恕”为基础的社会,大家恪守“不伤害他人”的准则,更为现实。

恕的重要,还在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原则,也正在此处,孔子学说凸显出独特的思想价值。

解析一下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可以发现:恕是“己”与“人”之间的一种关系,以“不欲”的共同感受为相互制约,并通过“勿施”来实现。

这里,“勿施”是达到“恕”的关键。如果说“施”是“做”什么,那么,“勿施”就是“不做”什么。据此,可以推导出“恕”的三原则:

- 1) 人与人之间关系,不仅取决于“施”,更取决于“勿施”。
- 2) 人之“不欲”,或难有一致,但于“勿施”,可有共识。
- 3) 恕的力量就在于主动地“勿施”。

这三原则揭示出“恕”的深刻

含义和内在逻辑,又颇具实践意义,值得逐一详述。

原则一:人与人之间关系,不仅取决于“施”,更取决于“勿施”。我们知道,人与人成为朋友,常常始于相互“做”了什么,比如,释放善意,提供帮助,但友情的维系,更多在于彼此间“不做”什么,比如,不诋毁、不欺骗、不背叛、不出卖。“做”什么,可以赢得友谊;而“不做”什么,才能使友谊长存。

人与人之间如此,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。

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,讲的是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”、“平等互利”、“和平共处”,关键两条却是:“互不侵犯”、“互不干涉内政”——都是双方承诺“不做”什么,没有这两条,其他三条都是虚辞。

原则二:人之“不欲”,或难有一致,但于“勿施”,可有共识。不将己之“不欲”强加于人,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底线,不过,人之“不欲”,就像人之“所欲”一样,基于各自本性和不同经验,有时并不完全一样。你之“不欲”,未必就

是他人之“不欲”;而他人之“所欲”,可能正是你之“不欲”。人与人之间的冲突,常因“不欲”或“所欲”之不同而引发。

管控此类冲突最有效的方法,不是强求双方的“不欲”或“所欲”一致,而是在“勿施”方面达成共识——就是双方确认哪些事情“不做”。冲突双方,如果在“勿施”方面能先达成一致,最终就有望解决分歧。反之,如果在“勿施”方面都难以取得共识,冲突的爆发将无法避免。

原则三:恕的力量在于主动地“勿施”。“勿施”,不是消极的“无为”,而是积极的“不为”。所谓“君子有所为,有所不为”,是说君子有些事做,有些事不做。这里,“不做”什么,是一种有选择、有意向、有影响的主动行为。“勿施”并非不能“做”,而只是选择“不做”,既是一种克制,也是一种力量。

即使在对抗性的关系中——当有人想将自己的“不欲”强加于他人之时——“勿施”也可以成为一种抗衡力量,当然,前提是要求让对方知道,你选择“不做”不意味你不能“做”。中国拥有核武器,却宣布“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”,可谓深得恕道之精髓。

恕的三原则,告诉我们如何处理相互关系、如何化解冲突、如何抗衡外部压力,是否可行,可以在实践中自行检验。

一九七六年一月的某天,凌晨四点多钟就被阵阵嘈杂的脚步声吵醒。睡意朦胧中向窗外探望,夜幕下四周白茫茫一片,外面下雪了。看到有人在走廊上跑动,突然想起今天要去参加开河,顿时睡意全无。速速起床,草草梳洗,套上妈妈下乡时穿的打着补丁的列宁装,围上自己编织的白绿相间的孔雀尾花样的围巾,蹬上一双旧套鞋,饿着肚子匆匆忙忙地赶上浩浩荡荡的开河队伍。

崇明,位处长江口的岛屿,拥有蜘蛛网般丰富的河道。由于江水流入河口时流速等原因,各级河道会有大量的泥沙淤积。如果不及时疏浚,灌溉就成了问题,农作物也将受到影响。所以农场每年对河道和浜沟都要做定期疏浚。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程!每次都要动用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。连我们在场办工厂的知青,在这特定的时期,也要参加到开河的大军中。

雪还在下,发梢上已沾满了雪花。在凛冽的寒风中,我跟着队伍默默前行。大约走了近两个小时,我们终于来到了一条已记不得是哪里的河边。

在队长的指挥下,男知青们跳到河道中,站在冰冷的河水里用细长的崇明锹切出方方正正的大泥块,每块约像古代陶瓷枕头般的大小,四块泥被装在一个竹子编制的套筐里。女生则两个人一组,用扁担将套筐里的泥块扛到高高的堤上。堤岸上人流上上下下,来来回回地穿梭,场面也可谓热闹。

挑着挑着肩膀被压肿了,腰因在拔棉花秆时受过伤,痛得直不起来。但在那年代,我们是绝对不敢叫苦叫累的,也不敢要求少装些泥,实在挑不动了就咬紧牙关弓着腰用背扛。套鞋总是陷进黏黏的河泥里,好不容易拔出来,鞋里却灌进了水。脚趾头在湿漉漉的套鞋中踩在冰冷的河泥里感到钻心地痛。

我饥肠咕嘈地感到阵阵胃疼,望眼欲穿地盼望送饭的车快点来。终于在中午时分,河的那头传来了欢呼声。大家飞快地拿起自带的饭盒赶去排队。分到一份咸肉菜饭,虽然咸肉寥寥无几,但是这味道却是如此的香。我迫不及待站在寒风中,就着飘落的雪花狼吞虎咽起来。

雪停了,天色也已晚。除了挑灯夜战值班的战友外,我们随大部队回连队,拖着不听使唤的双腿挪到宿舍。一天下来浑身疼痛,一头栽倒在床上,一动也不想动,想到明天一早还要赶去挑泥,泪水就在眼睛里打转。

白天劳动的场景又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。当我想到在我挑不动泥,踉踉跄跄爬河堤时,我的拍档悄悄把套筐朝自己那头挪动的细节,想到男战友故意在我们的套筐里放较小些的泥块时,心里升起一股暖流。艰苦环境中的温馨友情,往往是一种无价的精神力量。第二天,虽然我腰部的劳伤需要打针控制,领导也为照顾我的病情通知我不要再回去河堤。但是我还是去了,因为我不想当逃兵,告诫自己一定要挺住。

我相信,在千千万万个知青中,遇到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不会仅我一个。但是我们用毅力战胜了风雪,战胜了病痛,战胜了劳累,也战胜了河堤。更重要的是我们战胜了自己!在当时,我们其实并不清楚这三天的开河经历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。但现在回想起来,我们坚强的毅力大概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练就的。

崇明的开河场景,永远停留在了记忆的深处。

开河

徐音

——农场纪事(五)

告别了盘桓两日的马拉喀什,开始计划中的为期四天的摩洛哥撒哈拉沙漠探险游,考虑到要跨越高且险、峡谷弯曲重重的阿斯特拉山脉,于是我们

雇了一名当地司机开这四天的车。阿斯特拉山脉位于非洲西北部,非洲最广大的褶皱

断裂山地区,长2400公里,横跨摩洛哥、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,像一道屏障,将地中海西南岸与撒哈拉沙漠隔开。果然车子一直在重重叠叠的群山中进行,悬崖峭壁峡谷与中国许多山区类似,只是路边尽是仙人掌,海拔在二千至三千米之间,远处还能看到山头雪线。开始时,大家均有些许高原不适。车行近四小时,至一营地,在柏柏尔人餐厅饱餐一顿库斯库斯,继续出发。撒哈拉,我们又来了!

瓦尔扎扎特——坐落于阿斯特拉山脉中的一座小城,是摩国进入撒哈拉沙漠的门户,本来只是一个柏柏尔人村落,因进入撒哈拉沙漠的旅行者日益众多而成为一座新城,并享有“世界上精神最干净的城市”的美誉。整个城市宁静整洁,房屋均为赭红色的外墙,仿佛在警告你,再往前走就是火焰!不知当年三毛是否也是从这里



夜光杯

越过阿斯特拉山脉

——行脚印迹
戴大年

哈拉大沙漠,阿特拉斯雪山横亘其中,红色之城遥遥在望,苍凉雄浑,极目无垠,许多欧美大片在此拍摄,包括《埃及艳后》《角斗士》《阿拉伯的劳伦斯》《谍影重重3》《耶稣受难记》。站在这些造型各异,逼真的外景前,放眼望去,那些影片中的经典场景一一在眼前浮现,令人无限遐想。

从瓦尔扎扎特到图德加峡谷是进入撒哈拉沙漠的最后一段公路,一小路蜿蜒伸展远方,两边高山

耸立,壁立千仞,恰逢天气突变,乌云密布,细雨蒙蒙,我们抓紧时间冒雨拍了几张照片,符兄推荐的蝉衣派了大用场,轻薄防风御雨。奇怪的是一出峡谷,阳光明媚,蓝天白云,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晚上入住的是峡谷酒店,在公路边的峡谷里,一条崎岖的山路通向酒店大门,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到,我们的行李是骡子驮下去的,这也是我们此次最奇特的交通工具。看着瘦弱的小骡子驮着四人沉重的行李蹒跚行走,心中倒有不忍。酒店座落在绿洲深处,四周棕榈密布,间隙错落着一小块、一小块的农田,完全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,不加任何人工雕琢,这对我们从现代都市来的人来说,真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阿拉伯桃花源啊。



巴塞尔古堡(速写) 苏向宁

七十初度(三首) 肖复兴

天涯草木绿纷纷, 断忆频来最不禁。
白酒难随深夜饮, 青春自向大荒吟。
四围山立村边月, 千载溪流梦里琴。
七十而今初度日, 异乡雨正满高岑。

有心看到引杯长, 无力修行止梦狂。
一絮诗书千尺素, 且生心事九回肠。
尘抱空窗花乱落, 剩余宿墨点残阳。

行年七十感凉凉, 不为浮生苦短长。
世事沧桑棋半局, 诗文轻薄纸千张。
几杯残酒辞前梦, 一片浅山恋落阳。
犹将浅草对天光。

看到这个题目,读者会问,这两者之间,是个什么关系?

熟悉市中心地段的上海人会讲,改革开放以后的时尚地标新天地,紧挨着党的一大会址兴业路76号,或者说离得很近。

不熟悉上海的旅行者,外省人、外地人、海外来客,可能就会在网络查阅地图时,才了解到这一点。

如果我讲,党的诞生地“一大”会址所在地,不但在距离上和新天地挨着,而且两者之间,还有着内在的、紧密的关系,甚至于新天地这一名称的由来,都和党的诞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那么,恐怕连很多熟悉上海马路的老市民,也不一定晓得。

在我当小学生的时候,走进当时属于南市区的党的一大会址,怀着崇敬的、好奇的、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心情,参观党的诞生地。我记得当时墙上还是挂着一张张图片,详细介绍一大召开时的情形。

和同学们走进了一大会址,再一次感受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那段历史。我们长大了,已经不是似懂不懂的戴着红领巾的少年,也不再会为“便衣警察”“包打听”“巡捕”发生争论了。我们随着参观的人流,

党的诞生地和上海新天地

叶辛

神情肃穆地听着讲解。但是在参观中,还是发生了一件事。

一位男同学忽然小声说:“参加‘党的一大’的代表,也有坏人。”

他的话马上遭到一个已经入了团的同学喝斥:“不许瞎三话四!”

不料这位男同学根本不理解团员的斥责,振振有词地说:“当然有坏人啰!你们看。”

说着,他指着墙上周佛海的名字说:“他是‘一大’的参加者,就是一个坏人,不是一般的

坏,是个大坏蛋,大汉奸!”

团员同学眨巴着眼睛,没有话了。那年头,班上只有几个团员,是我们50多个同学中的佼佼者。但他显然不像其他同学那么了解党史,读书也不多。

这场小小的争论,之所以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,是因为它当时引起了我对人物命运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浮

沉的思考。早年也曾追求革命的周佛海,走上却是一条遭人唾弃的人生之路。

再一次走进党的“一大”会址,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九十年代,新天地初具规模时,上海作家们也饶有兴趣地前来体验,并对新天地的规划设计提出自己的建议、意见和想像力丰富的愿景。正是在这时,我们

知道,这一新的地标性的旧区改造项目,因为紧邻着“一大”会址,因为和“一大”会址,在取名时,特意选定了有“一

大”内涵的“新天地”这个响亮的名字。有作家没听明白,还问:新天地怎么有“一大”的内涵?

引领我们参观的先生道:正是从党的诞生地出发,从“一大”会址“出发,中国的历史走出了一派新天地。诸位想一想,一和

大加起来,不是一个“天”字嘛!作家们爆发出一阵热烈而赞许的笑声。

如今,新天地已经成了一块响当当的品牌,从早期的西湖新天地,到去年我和一批作家去参加广东国际旅游节采风活动,走进的第一站,就是岭南新天地,新天地里一片新气象。

十日谈

今年是“夜光杯”创刊70周年,明起刊登一组老报人、曾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的张林岚先生撰写的《“夜光杯”絮语》。